

中学课堂的教学逻辑该变了,我们准备好了吗?

■曾德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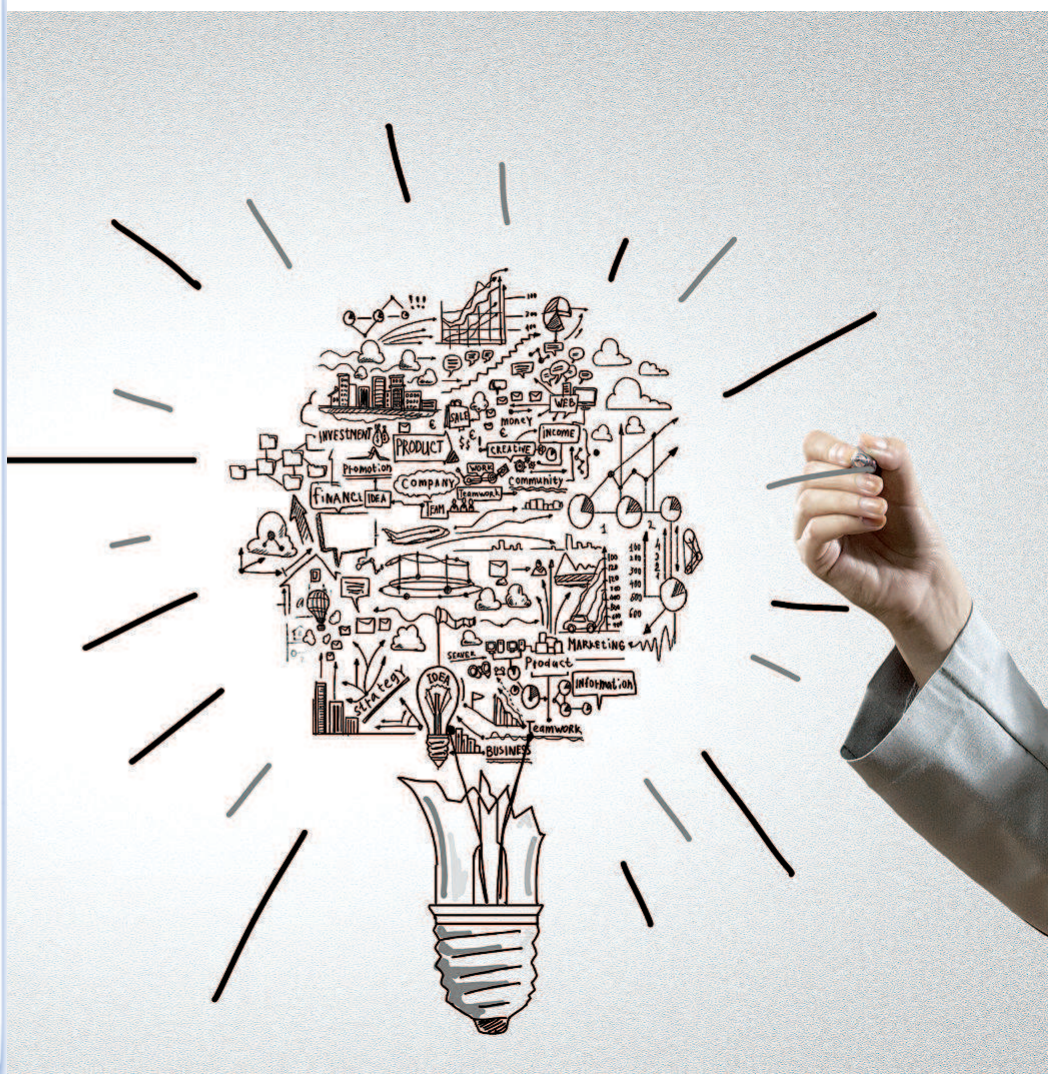
当知识不再神秘,而是随处可及时,基础教育的课堂该何去何从?教师还能高高在上吗?

当学习可以随时随地发生时,学习真的随时随地发生了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究竟应该如何深度学习?

当高考、中考改革不断推进,评价引领教与学发生变化时,我们对于资深教师、名师的评价还是以“他熟悉每册教材到每一页、每一个知识点”“他能预测中考命题、高考命题”或者只以“他教的学生分数高”为标准吗?

当科技高速发展时,我们教师还在持续学习,还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吗?

在推进上海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的当下,在过去“二期课改”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设计更好的育人方式,是所有中学教师面临的挑战,也许很难,但是必须要做,因为教育需要智慧,那样的教育才有力量——



“我们学生现在存在的问题非常明显:他们都是解题能手,但对科学本身理解不深,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相对比较弱,不少同学不知道自己兴趣在哪。写抒发感情的文章可以,但通过收集资料、实验验证写应用文能力有待提升;模仿能力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这是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中科院院士麻生明日前在高中听课时的感慨。

他是新编沪版非统编《高中化学》教材的主编之一,他在听课对于高中的化学课给出了直截了当的点评:老师上课直接给出概念,未经讨论;情境教学内容远离学生实际生活,难以共情。教师积累的经验不是经典,要舍得抛弃和更新;课堂知识容量大,记忆的东西比推导的多;

理科实验操作属于指令型,需给学生自主操作发现问题的机会;极力将学生的思维纳入教师的轨道,学生发言一旦与教师备课不符,就会被“及时”打断“纠偏”。

开课学校提供了两节课,是完全不同的教育模式,效果明显不同。麻生明院士认为,我国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只有利于技术工人的培养,

现在面对创新型社会建设,基础教育在培养创新型人才上任重道远,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笔者听了麻生明院士的点评,十分汗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今中学课堂的逻辑关系,更令人担忧的是他点评的不是一节化学课,而是我们目前大多课堂正在发生的教学活动。

远见超越你未见,是时候该反思过去的教学了

这些变化面前,我们有必要反省:以前的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忽视真实情境的,学生学习是被动的和单向的。无论是“李约瑟难题”还是“钱学森之问”都提醒我们不能教育出高分低能、没有创造力的学生,一个有思想、有批判性思维的学生,他要具备筛选能力和判断力,这样的学生才具备更新

有知识的可能性,从而去改变世界。历史学家许倬云说,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过的地方,那个世界还有可能是什么样的。身为教师,我们应该设想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该如何培养人,人的核心素养是什么,我们的教师又该具有什么样的素养,目标、课程、教材、教学方式、空间、多元评价需要联动。

知识有多种渠道。知识不再神秘,而是随手可及,基础教育的课堂该何去何从?教师还能高高在上吗?新课程、新教材的出现,呼吁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为教育指明了方向;我们习惯了通过一代代的师承来习得知识和技能,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急迫命题是“谁来创造知识?”

教师的育人理念、教学方式和教师评价标准该变了

环节逐渐生成,各所学校也因此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和特色,特别是大学与中学的联动,从人才培养的终端回望基础教育的不足之处,同时大学教授到中学授课,从科学精神和专业素养等方面有极大的指引,这是中学教师欠缺的。

磨下,学生确实能精确无误地答题。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位资深教师、名师的界定有这种标准:他熟悉每册教材,甚至哪个知识点在哪页、哪行,他都能马上说出来。现在听起来像不像在描述一个机器人?我们还会这样评价“教学能手”,他(她)可以预测中考、高考命题;我们对优秀教师的,他(她)全身心扑在教上,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狠抓教学,任教班级学生即便其他学科成绩很差,他(她)教的这门课也可以优秀……

在新型的教与学关系中,我们必须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资?笔者于2017年1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名牌高学历毕业到初中任教是师资浪费吗?》讨论过引进高学历师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些高中早就开始储备这种资源的行动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招生政策的变化使得生源分布渐趋平衡后,师资力量将是一所学校办学的重要资本。

在“双新”背景下,我们的教师需要具备的素养有:熟悉学科史,熟悉知识结构,赋予知识一定背景,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有同理心,在教学过程中要

倾听学生的想法,帮助学生清理他的思维路径,而不是固定跑道;教学环节要多安排实践类课程,要舍得时间给学生去感悟、发现;要给学生留白,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一个懂教育规律的师者不会霸占学生的每一分钟;教师要有举重若轻的教学本领,疑难问题深入浅出,而不是拿着高三的题目给高一学生做,以难度来树立教师权威;教师不要把押题、猜题的情绪传染给学生,引导学生应考的投机心理;教师必须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这样的教师才是真实的、心理健康的,他(她)的课堂才会真实生动打动学生……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教师必须是一个学习型的人,随时更新自己知识,补充课堂教学内容,与时俱进。高中化学教材有“固氮”这个概念,而且是高考高频考点,我们每位化学老师都会在课堂上讲哈伯的合成氨法,但是,在寻求绿色能源的研究中,人类开始追求“固氮”;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什么叫“碳达峰”、何为“碳中和”,是否钻研“固碳”?因为不考试,我们的化学老师一般是不教的,何况不学习的教师也教不来。

大学教授到中学开课,设计更好的育人方式

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说,教育要培养一个人20年后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表达、合作、语言能力;自我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数学运算能力。最重要的是要会问问题,会思考。大学教育延伸到中学,将教育融通,就是做这样的准备。

“双新”背景下,核心素养、真实情境、深度学习、项目化、单元设计等概念涌现,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在二期课改的成果下设计更好的育人方式。麻生明院士说,这个过程很难,但是必须去做;高兴的是,其中的一节课,让他回忆起自己的中学课堂,回忆起自己的中学化学老师用红薯当瓶塞的智慧,那才是教育的力量。

教育,“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作者为复旦附中化学特级教师)

消除青少年“弱现实感”教育从回归“常识”开始

■杜晓馨

“弱现实感”成为很多时候被反复提及的当下青少年的问题。有心理学者认为,青少年生活都被“完美”安排,很难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意义,更多的感觉是被动,甚至只能在虚拟世界获得情感体验。事实上,正如心理学家所说,这一问题的存在和高焦虑的养育者、学习环境和高竞争的同伴关系都有关。

高焦虑养育者的出现源于高竞争的社会环境。在鼓励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大家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不久前,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就关注到美国一家基金会发布的研究报告讨论了美国从上世纪开始实施的房贷“标红”政策以及学区政策对教育的影响;英国的调查显示,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也使该国年轻人本来对生活与未来的掌控力岌岌可危的信心更加受挫。

和接地气的生活越远,孩子越缺乏现实感

高竞争的社会带来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理念。曾经有文章提到:我们无法停止焦虑,是因为在过一种KPI至上的人生。这种绩效至上的功利主义会通过家庭的核心成员弥散性推播,从而带来教育的功利化,在基础教育阶段比较明显的就是大家都会努力让自己在升学上的利益最大化。

纪录片《他乡的童年》描述的芬兰让人看到低竞争社会的图景,这样的社会中,职业和财富都不能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而一个人读什么书,谈吐如何才是赢得尊重的关键,这样的社会中孩子确实

会更快一些,也有更多的时间,在课堂上走进森林去寻找秋天的色彩。

但是,当今城市的孩子,离土地的距离非常遥远,包括农作物如何长出来,如何走上餐桌,孩子们并没有机会知道;而且城市中的孩子,因为主要活动大多与升学关系密切,从而导致他们可能对城市生活的运行规则也并不了解——银行用来干什么,共享单车带来什么便利又可能有什么问题,在一切理所当然中,这些都被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漠视。生活越是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和接地气的生活越远,孩子就越缺乏现实感,也会越脆弱。

增强孩子的现实感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作用

这其中有不层次行为者的责任。

就家长来说,对于孩子的生活规划完全围绕教育焦虑,比如,很多家长会把孩子送去早教机构,事实上所有早教背后的理念都是让孩子能接触世界的不同方面——不同的人、不同质地的触觉、不同声音、不同动作的平衡感等。如果一个孩子在沙坑安安静静玩沙子,感受沙子从指尖流过,尝试去握住又让沙子逃走,尝试塑形和倾倒,感受细软沙子给指尖带来的奇特舒适感,所有这些体验都是孩子大脑形成思维的过程,缺乏类似的体验甚至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学习障碍的根源——感官综合失调。但家长往往觉得这样随意玩沙子是没有收获的,而在手机App里看到的孩子的课时量、生成的打卡图片才能让人安心。

同时,就学校来说,认知知识的内容相对过多,而探究社会运行的实践却较少。其实,探究社会运行可以从日常开始。比如日本在2005年对学校进行围绕食物的教育进行立法,将食育作为与实践相关的切口,在这个框架下以种植体验为代表的食育活动扩展到学校各个教学课程中,社会课主要讲述“粮食生产者”的相关知识,家庭课引导学生“自己准备早饭”,国语课则指导学生写作“活动报告”,道德课则以此为例讲授“生命的价值”,这和芬兰的现象教学有共通之处,都

是从学生能看到的日常生活入手进行学科学习,从而形成认知和实践的循环相互联系,这是值得目前学校课程体系借鉴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事实上已经开始重视相关的问题,近年来出台多个相关文件,包括体育锻炼、劳动教育、美育、青少年近视问题、心理问题、青少年营养、社会实践等。在升学方面,主管部门也做出诸多努力,减负、对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公民同招、中考改革等等一系列政策出台都是为了尽可能促进教育公平。从长远来看,在更长的时间内,将会促成更均衡的教育。

然而仅有政策也很难推动学校和家长的思维转变,这需要全社会的成员都具有更多元和包容的态度。

学校教育也要让政策文件不只是体现在纸面,或者仅仅只是完成任务,劳育、美育、体育的相关内容都可以结合学校自身的特色进行设计,成为一个有具体落地可能的、能给孩子带来快乐和期待的具有可持续性的教育项目。记得我高中上学的时候做了一只木制的小板凳,如果当时我的木工活儿做的是我教室里的植物角花盆支架,也许我会有更强的成就感,会对木榫结构更感兴趣,说不定会融入一定的设计思维。因此学校教育应该向前再走一步,在“完成”的前提下加一点“设计”。

给孩子更多常识教育,增加孩子个体与社会的链接

家庭和个人能够做到的还有多进行常识教育,让孩子清楚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和社会的连接。要多让孩子参与家庭生活,甚至家庭生活的一些决策,从而在最日常的生活中学会解决问题的战略、思路,拓展具有同理心的视角,拥有感知生活乐趣的能力,让这些变为他们的常识,养成脚踏实地的韧劲。

家长更应该屏蔽那些所谓的“鸡娃”公众号,这只会加重家长的教育焦虑,他们制造同时也消费焦虑,更将这种焦虑传递到青少年身上。

家长要更多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多看他们纵向的个体成长,少做横向比较,承认他们是独特的个体,接受他们的缺陷,看见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具体说来,可以从食育开始,这不仅承载了餐桌礼仪、习俗文化、膳食营养、食品安全等理念,也最适合开展常识教育。比如,带孩子去菜场,去帮大人算算买菜的钱,去想想今晚一餐如何能美味又营养,去看看菜市场卖菜的阿姨在用手机刷什么剧,去拜托大叔切一下刚买的排骨……在这些常识中,孩子会看到日常家庭的运转,理解健康生活的安排,理财的基本理念以及社会中不同社群的生活状态等等。

其次,在亲子共处时间中,家长尽量放下手机,孩子扔掉平板,与其在商场打转,不如多去户外走走,看植物生长,呼吸新鲜空气和强健体魄。而且,运动中中学到的平衡技巧、肌肉记忆,是一种用身体承载的常识,当协调和力量都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时,自信也将随之而来。

同时,家庭中更多一些交流,大人多聊聊自己的想法,孩子从家长说话的思维中同时学到逻辑和情感。例如家里需要换一台新的电视机,如何收集不同成员的诉求,地方有多大,还有什么实际的考虑,这样的决策可以把孩子包含进来,各种参数比较是逻辑,而家人需求满足的出发点其实是爱,最有效的陪伴就是细节的分享。

当然,这种良性的沟通还需要家长放掉“包办”的思维,我们小时候一直被教育的“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现在仍值得提倡,还要进一步提倡“家里的事情帮着做”,千万别再和孩子说“这些你别管,写作业去吧!”他们需要管一些,才能看得见现实,才能学得会常识。

(复旦大学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